

## 我的動物莊園 沈禕

### I · 《名字的由來》

我變得善良以後，要擁有一個動物莊園。

養一條臘腸，叫做福吉，英文民是FUJI，為了紀念他死於非命的前世兄弟。

養一隻波斯貓原本叫哈蘇，登記戶口的時候一時口誤顛倒了姓和名。男性，可以考慮迎娶隔壁的萊卡過門——如果她願意改掉靠著音響睡覺的壞習慣，並且也改名叫做卡萊的話。

養一條金魚叫香奈爾，她自己取的，最後真的香消玉隕了。有一次她吵著要回城市，下班高峰的時候玻璃魚缸被地鐵的車門擠得支離破碎，香奈爾消散在各種體味裏。

養一隻鳥叫布努埃爾，性別不明，血統不祥，沒落的貴族，有慢性咽喉炎，因為它一直處心積慮，終於在一個暴風雨交加的夜晚逃走了。

養一隻烏龜叫陳升，吃得很多而且居然喜歡喝酒，喝醉了就自己把肚子翻過來，有一次他偷偷告訴我說，那樣更顯得深沉。

養一匹木馬叫做文德斯，搬家的時候也沒有遺失，一直放在DVD櫃旁，他喜歡條紋襯衫，文質彬彬。

養一隻白色的兔子叫奧斯卡王爾德，有嚴重的潔癖，難養，只吃南部產的捲心菜和一個邊境小國家的胡蘿蔔汁。

養一隻鵝叫蘭波，喜歡和另外一隻鴨子玩，於是我只能叫鴨子魏爾倫。事實上他們不應該在一起。

養一隻公雞叫以色列，一隻母雞叫黎巴嫩，性生活不和終日打架，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和全世界都無能為力。

養了甚麼動物叫做博爾赫斯呢？牛——一頭褐色身體的牛，四個胃的牛，很牛的牛，我悲傷的時候在他身上塗鴉的牛，親切地叫他，小名路易士的牛。

養一頭香豬叫畢卡索，看門用，可是值班的時候老喜歡偷懶看色情雜

誌·（哪里來的色情雜誌？）·這讓我頭疼。可是畢卡索是真性情，並且確實懂得審美。

養一頭駱駝一開始好好的叫法斯賓德，有一次出門遠涉的時候他說要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於是我就叫他王小波，從此他行走在大漠中的時候就宛如一首綠洲的詩。

養一隻松鼠叫阿波里奈，沒甚麼特別的就覺得長得像。

養一隻綿羊叫里爾克，要圈養的。

養一隻蜻蜓叫波德賴爾，下雨天飛出去都不打傘。

養一隻長頸鹿叫赫胥黎，後來去了希臘治療頸椎病。

最難過的是養了一隻海鷗就叫作海鷗，柔情似水而我卻沒有善待他。我的莊園在一片平原中，在沙漠中，在連綿的山中。

而我不能給海鷗一片大海。

## II · 《關於動物的二三事》

在我的孩子10歲生日時

有人送了她一隻變色龍叫契柯夫

一隻大甲蟲叫卡夫卡

我說，這名字起得過於明目張膽

於是有一天趁著失眠

對他們小施伎倆

偷換了彼此的姓名。

對此，變色龍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

而大甲蟲則顯得非常不知所措

懷疑世界萬物包括它自己。

對此我很內疚。

我想自己確是罪魁禍首，但又不敢

再告訴甲蟲，「其實你原來確實叫卡夫卡」

我怕把他逼瘋了

……

於是就這樣。

變色龍後來活得言簡意賅

而甲蟲，則染上了茫然的氣質。

我的孩子11歲生日的冷餐會上

家裏莫名地多了一隻刺蝟

在水銀般的月光下吃冰西瓜

我走上前問「你叫甚麼名字？」

「龐德·艾茲拉·龐德。」他說

「你是我們家的麼？」「是的。」他說

「你怎麼那麼肯定？」

「因為冰西瓜是從你們家拿的。」他說

……

這個刺蝟一生固執，隨性

並且始終理所當然地

擁有詩意。

再後來的一個仲夏

我養了一隻大禿鷹叫狄更斯

他應該是布努埃爾出走後的第十四天  
出现在了我們家陽臺的晾衣架上。

他總喜歡懶洋洋地站在衣架上  
把我洗好的衣服弄得滿是灰塵。

某晚他酒後吐露了真言我才知道

他站在那兒，

全是為了能看到鄰居家的一隻白鴿

「她叫甚麼名字？」我問

「伍爾夫·佛吉尼亞·伍爾夫。」

「啊，怎麼會是她！你難道不知道  
她已經有愛人？！」

「嗯，我知道，我將違背世俗的道德」

「哦不，這不是主要的，

你簡直是在亂歷史的倫。」

……

狄更斯永遠站我的晾衣架上，顯得強硬

而他的憂傷不易察覺，以及他的柔軟

——但我知道。

「為甚麼我們莊園養的動物都是形單影隻？」

有一次我的孩子問。

「但願終有一天」我說

「那些不可能的傢夥們，孤獨  
能讓他們奇跡般地結合在一起。」

### III · 《獵人》

我的獵人到來我的莊園之前  
在赤色的天地中移動  
是個晃動的點。  
他的軌跡移動，像一艘潛水艇  
又好像一團磷火，  
和一暈光圈。  
他朝莊園走來，  
帶著一張蒼白的羅馬人的臉：  
額頭寬闊而堅毅  
眉骨滄桑而決絕  
眼神警覺而懷疑  
鼻子很憂鬱  
嘴唇很多情，下巴  
像個孩子。  
越是靠近心臟的地方  
越是柔軟。  
可他是個獵人，  
——呵，溫柔的獵人。  
他正朝我走來，  
像中東神秘的異教徒，  
像19世紀蒙巴那斯的詩人。  
身上掛滿了各種石頭：

瑪瑙·琥珀·祖母綠  
月白石和紫水晶……  
熠熠生輝·好似天上的星星  
唯獨沒有武器。  
可他是個獵人啊·  
——沒有獵槍的獵人。  
他像一道極光向我們走來  
念念有詞·一些  
我從未聽說的詞·魚貫而出  
被空氣中膨脹的水分子  
略去了聲音。  
而我仍舊感到了一絲優雅·  
和一股莫名的血氣。  
他  
略顯疲憊的喘息聲·  
和固執的  
學究氣。  
可他是個獵人  
現在我該如何形容這個人  
——顛覆了一切的獵人·  
不具攻擊性·但是極具殺傷力的獵人·  
將要來帶毀滅和重建的獵人。  
讓我和我的動物們在莊園中等待已久·

卻在一片懵懂和興奮中  
開始惶惶而不可終日的  
獵人。